

紅樓夢涉外新說

黃龍著



A NEW SCRUTINY INTO FOREIGN
IMPLICATIONS IN RED-CHAMBER DREAM

By Huang Long

A New Scrutiny Into Foreign
Implications In Red-chamber Dream

红楼梦涉外新考

黄龙 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红楼梦涉外新考

黄 龙 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南京四牌楼2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宁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5.75 字数129千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7-81023-213-4

I·3 定 价: 2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从涉外这一新颖角度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，在外来语还译、莎士比亚与曹雪芹的比较研究上颇多力证与创见；在中外文化交流、文化冲突及江南织造的外事活动的研究方面也发掘了一些新材料，提供了一些新观点。

本书可供文学爱好者、文化史研究者阅读。

责任编辑：徐启平

责任校对：陈东方

目 录

序诗	(主题诗)	I
第一章	洋子野 设计大观园	5
第二章	访遗斋 文萃荟中外	34
第三章	藏金陵 外国美人诗	48
第四章	西方树 上结长生果	65
第五章	灵犀通 莎曹缔文缘	77
第六章	探红楼 辞苑新洞天	89
第七章	争绣鞋 红坛竞风流	107
第八章	求真本 瑰宝流异域	122
跋		127
附录		134
一、《红楼梦》人物题咏	黄 龙	
二、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	余英时	
——一个学术史的分析		

序 诗

(主题诗)

一、佳丽风流数红楼

春魂难挽兮	梦魂难留，
桃花人面兮	艳骨香丘！
木木争青兮	孤林独静，
夕夕秋心兮	几多芳愁！
凤凰台空兮	凤姐已杳，
石头城在兮	顽石可逑。
大江东去兮	浪淘不尽，
佳丽红楼兮	永揽风流！

- 【注】(1) “木木”合成“林”，暗喻林黛玉。
(2) “争青”合成“静”，黛玉孤芳自赏，俏而不争春。
(3) “夕夕”合成“多”，“秋心”合成“愁”。
(4) “凤凰台”谐“凤姐”。
(5) “石头城”谐“顽石”。

二、金陵梦

生花笔兼泪花笔，
惜花人怜葬花人。
西厢下赏《西厢记》，
牡丹中品《牡丹亭》。
姑苏少女妙如玉，

相思水溅潇湘痕。
回首一觉金陵梦，
赢得红楼闺友名。

- 【注】（1）“惜花人”指贾宝玉。
（2）“少女”合成“妙”。“姑苏少女”指妙玉。
（3）“相水”合成“湘”，“相思水”指“潇湘泪”。

三、西山吟

调寄声声慢

啼啼笑笑，贾贾甄甄，空空好好了了。纵余桃花千树，
娇音已杳。风骚还剩多少？君不见，枝头更俏？燕去也，二
百年，今春归来最早。大观园无恙乎？移欧美，远涉重
洋未老。五美高吟，却让一（伊）人独妙。西山何分南北，悼
红轩，暮暮朝朝。杜鹃草，行行血，哪个知晓？

- 【注】（1）“大观园无恙乎？移欧美，远涉重洋未老”。近年来大兴红
学研究之风，硕果甚丰。今春《红楼梦》电视剧饮誉海外，
一红独俏，分外多娇，芳园未老，风韵犹存。
（2）“五美高吟”，指六十四回“幽淑女悲题五美吟”。
（3）“却让一（伊）人独妙”，双关语。
（4）“西山何分南北，悼红轩，暮暮朝朝”。曹雪芹遁居北京西
山，“著书黄叶村”（敦诚），余亦笔耕于南京师范大学之
西山。正是“西山存知己，南北若比邻”。

四、花恋旧圃

调寄凤凰台上忆吹箫

才了眉头，江郎春怨，无端又上心头。任怡红快绿，难

捱一秋。不是生花笔老，笔尚健，花却先休。芳园瘦，还能
关住，几许风流？留 留，石头城上，艳骨有人收，
岂乏香丘？是花恋旧圃，燕眷故楼。天下奇书奚在？论诗
胆，应许曹侯。曹侯梦，今续才人，可在斯都？

【注】（1）“恰红快绿”。见《红楼梦》第十八回。

（2）“艳骨”、“香丘”。见《红楼梦》中之《葬花辞》。

（3）“曹侯”，指曹雪芹。永忠诗：“传神文笔足千秋，不是情人不泪
流。可恨同时不相识，几回掩卷哭曹侯！”

五、幻 中 情

调寄暗香

一帘疏影，鸟睡花也寝，斯人独醒。蓦地惊闻，是谁假
香丘咽哽？难道诗魂未泯，还怜我风流佳品？莫非是泪溅潇
湘，又泣花儿冷？ 隐隐，是芹圃，三度游秦淮，忍教空
等？不须拥吻，早留金樽待君饮。频向元妃问讯，长相忆，
几时归省？梦散也，只剩得，明月一枕。

【注】（1）“泪溅潇湘，又泣花儿冷。”指林黛玉“埋香塚，飞燕泣残红。”

（2）“是芹圃，三度游秦淮。”据考，曹雪芹曾两度南游，受聘为两江
总督尹继善之幕宾。“三度南游”，谐称雪芹于1987年又来随
园。

六、高山流水怯弦断

调寄满庭芳

梦断随园，红楼一角，何时还我朱颜？有谁能识，那流水高山？欲将瑶琴抛去，怎生舍，素日锦弦！声声绝，沉香亭畔，倾倒李谪仙。缠绵，多情处，江州司马，泪湿青衫。只是花无缘，鸟也无缘。人间未闻此曲，广寒里，惊舞婵娟。堪怜惜，阳春白雪，徒呼奈何天！

【注】（1）“沉香亭畔，倾倒李谪仙。”见李白《清平调三首》。

（2）“江州司马，泪湿青衫。”典出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。

七、为书憔悴黄叶村

调寄定风波

借来砚田苦耕耘，任它风雨任它晴。纵有霓裳羽衣曲，谁听？半誉半毁误平生。为书憔悴黄叶村，谁问？京华冠盖避相亲。一簞食来一瓢饮，谁信？“洛阳纸贵”无问津。

【注】（1）“为书憔悴黄叶村”，指曹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于北京西山黄叶村。

（2）“洛阳纸贵”，原喻著作风靡一时，众皆争相传诵。此处特标以引号，限于字面解释。潘德舆《金壶浪墨》曰：“或曰传闻作是书（《红楼梦》）者少习华靡，老而落魄，无衣食，寄食亲友家，每晚挑灯作此书，苦无纸，以日历纸背写书，未卒业而弃之，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。余曰苟如是，是良可悲也！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郁者也。”

第一章 洋子野 设计大观园

一、身在燕园，心在随园

调寄一剪梅

疑是广寒藏淑媛，
多个紫娟，
少个婵娟。
群芳击鼓把花传，
身在燕园，
心在随园。

春蚕丝尽悼红轩，
千缕姻缘，
万缕文缘。
诗胆如天笔如椽，
满纸村言，
一纸真言。

【注】（1）“紫娟”，指紫鹃。疑是广寒宫，实是大观园。大观园里只有紫鹃，却无婵娟。

（2）“击鼓传花”，乃大观园中之乐事。

（3）“燕园”，指北京。雪芹在燕京著《红楼梦》，有谓大观园之故址在北京。

（4）“随园”，指南京。雪芹生于金陵，长于金陵，有谓大观园之故址在南京随园，并谓曹雪芹南游时，曾为袁枚“擘画随园”，布置亭

台，点缀花石。（弁山樵子：《红楼梦发微·曹雪芹先生传》）。

（5）“村言”，即“假语村言”（第一回），“村言”者，“真言”也。

（6）“诗胆如天笔如椽”。见敦敏《题芹圃画石》：“傲骨如君世已奇，嶙峋更见此支离。醉余奋扫如椽笔，写出胸中块垒时！”

二、大观园风物

调寄谢池春

梨花春雨，偏爱那、蘅芜院。红了一蹊花，绿了千芳苑。撩起双飞燕，情话喃喃啭。紫菱洲、荇叶渚，依风细柳，舞得腰儿倦。藕香榭畔，有金莲款款软！才盪罢秋千，犹几分娇喘。问风流多少？尽被珠簾卷。斑竹泪，滴滴怨，潇湘咫尺，却似天涯远。

三、可观园锡名大观园

调寄瑞鹤仙

大观园何处？二百年、红坛谁敢自诩？京华有王府，看雕楼画栋，依稀仿佛。江南佳丽，有行宫，风流如故。观潇湘旧月，朱颜未改，半今半古。惊悟，楝亭池畔，不系之舟，宛然新浴。六朝铅华，今几许？烟和雨。是才人，将自家西苑景，巧手裁红剪绿。叹当年十二钗裙，香魂一缕！

【注】（1）“京华有王府”。“王府”指恭王府。

（2）“江南佳丽，有行宫”。指南京的大行宫。

（3）“楝亭池畔”。指曹家西园之楝亭。

（4）“不系之舟”。两江总督衙门旧址仍存“不系舟”石舫。曹雪

芹曾任总督尹继善之幕宾，常见此舟，故在《红楼梦》中提及“泛若不系之舟”（二十二回）。详见本书第五章。

（5）“是才人……将自家西苑景，巧手裁红剪绿”。指大观园之原型为曹府私家园林。

据《辽东曹氏宗谱》（藏于故宫博物院文华殿）：

“九世：锡远。从龙入关，分入内务府正白旗，子贵。诰封中宪大夫，子贵晋赠光禄大夫，生二子，长玺，次尔正（原注：“一谱作鼎”。）十一世：玺。振彦长子。康熙二年任江南织造，晋工部尚书，诰授光禄大夫。崇祀江南名宦祠，生二子，长寅，次荃。尔正（原注：“另谱名鼎”）根彦次子，原任佐领，诰授武义都尉，生子宜。十二世：寅。玺长子，字子清，又字棟亭。康熙三十一年督理江宁织造。四十二年巡视两淮盐政，累官通政使司，通政使。诰授通政大夫。（作者按：中记曹寅著作从略）崇祀江南名宦祠，生二子，长颺，次頫。荃，玺次子，原任内务府司库，诰授奉直大夫。宜：尔正子，原任夔军参领兼佐领。诰授武功将军，生子颺。十三世：颺。寅长子，内务府郎中，督理江南织造，诰授朝议大夫。颺：宜子。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，诰授武义都尉。十四世：天佑，颺子，官州同。”

又据《江宁府志》（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修纂）钞本云：

“曹玺字完璧，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裔也。及王父宦沈阳，遂家焉。父振彦，从入关，仕至浙江盐法道，著惠政。公承其家学，读书洞彻古今，负经济才，兼艺能射，必贯札。补侍卫之秩，随王师征山右，建绩，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，管銮仪事，升内工部。康熙二年，特简督理江宁织造。江宁局务重大，黼黻朝祭之章出焉，视苏、杭特

为繁剧。往例收丝，则凭行佞，颜料则取铺户，至工匠缺则金送在城机户，有帮贴之累，众奸丛巧，莫可端倪，公大为整剔。买丝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，应用物料；官自和买，市无追胥，列肆案（安）堵，廩立储养幼匠法，训练程作，遇缺即遴以补，不金民户，而又朝夕循拊稍食，上下有经，赏赉以时，故工乐且奋。天府之供，不戒而办。岁比浸，公捐俸以赈，倡导协济，全活无算，郡人立生祠碑颂焉。丁巳、戊午两督运，陛见，天子面访江南吏治，乐其详剖，赐御筵，蟒服，加正一品，更赐御书匾额手卷。甲子六月，又督运，濒行，以积劳成疾，卒于署寝。遗诫训诸子图报国恩，毫不及私。江宁人氏，思公不忘，公请各台崇祀名宦。是年冬，天子东巡。抵江宁，特遣致祭。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，以纘公绪。寅敦敏渊博，工诗古文词。仲子宣，官荫生，殖学具异才，人谓盛德昌后。自公益验云。”

另据《上元县志》（康熙六十年唐开陶等修纂）中之《曹玺传》云：

“曹玺字完璧，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，著籍襄平。大父世选，令沈阳，有声。世选生振彦，初扈从入关，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，遂生玺。玺少好学，沉深有大志；及补侍卫，随王师征山右有功。康熙二年，特简督理江宁织造。织局繁剧，玺至积弊一清，幹略为上所重。丁巳、戊午两年陛见，陈江南吏治，备极详剖，赐蟒服，加正一品。御书“敬慎”匾额。甲子卒于署，祀名宦。子寅字于清，号荔轩。七岁能辨四声。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，尤工于诗，伯仲相济美。玺在殡，诏晋内少司寇，仍督织江宁，特敕加通政使持节，兼巡视两淮盐政。期年，疏贷内府金百万，有不能償者，请豁免，商立祠以祀。奉命纂辑全唐诗，佩文韵府，著

练亭诗文集行世。孙颀，字孚若，嗣任三载，因赴都染疾，上曰遣太医调治，寻卒。上叹惜不置，因命仲孙頴复继织造使。頴字昂友，好古嗜学，绍闻衣德。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。”

从上述史料可知曹玺于康熙二年“督理江宁织造”。玺歿，其子曹寅起初“协理江宁织造事务”，直至康熙三十一年始正式“督理江宁织造”。

曹雪芹究系谁之子？请看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，“当此日，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饫甘餍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负师友规训之德，以致今日一技无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”云云。曹雪芹自云有父有兄，其“父兄”为谁？是否为曹颀之遗腹子？如为“遗腹子”，则在诞生之前父即辞世，从未见父一面，何从接受“父兄之教育？”故此，“遗腹子”决非曹雪芹。

另一说，谓曹雪芹乃曹頴之子，请看清宫档案：“……奴才实系再生之人，惟有感泣待罪，只知清补钱粮为重，其余家口妻孥，虽至饥寒交迫，奴才一切置之度外，在所不顾……”（雍正二年正月初七日《江宁织造曹頴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摺》）。据此，可知曹頴在雍正二年之前已有“妻孥”，既云“孥”，便已有儿女。雪芹有兄名棠村，曾为《红楼梦》初稿《风月宝鉴》作序，所云“背父兄教育之恩”，与史实相符，何疑之有？正是：“谁云公案难了结，只消一语定千秋。”

曹家四代（自曹玺至曹雪芹）均住在江宁织造署。据《江宁府志》记载，江宁织造府署位于府城内利济巷大街。织造局在西华门，原为汉府（明汉王高煦府第），纺织厂分设于汉府织造局、神帛堂及倭细堂三处。

有下列依据足以证明曹氏四代世居于织造署：

- 一、曹玺仿古制（《宋书·王旦传》：“王旦父祐为尚书兵部侍郎，……手植三槐于庭。”）曾在府内亲植楝树建楝亭。楝亭为曹玺子侄读书处。尤侗《楝亭赋》：“手植楝树，于署之野，爰筑草亭，阡干相亚，言命二子（按：即曹颀与曹荃），读书其下，夏日冬夜，断断如也。”
- 二、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至江宁，“亲临其署，抚慰诸孤。”三十八年谒陵，御书“治隆唐宋”，由曹寅刻碑。
- 三、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病歿后，在府内出殡。
- 四、陈康祺：《郎潜纪闻三笔》卷一：“康熙己卯夏四月，上南巡回驭，驻蹕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。曹世受国恩，与亲臣世臣之列。爰奉母孙氏朝谒。上见之，色喜且劳之曰：‘此吾家老人也’。赏赉甚渥。会庭中藻花盛开，遂御书‘萱瑞堂’三字以赐”。
- 五、“萱瑞堂”匾额悬于府中。
- 六、康熙驻蹕署内，曾遇曹寅之子曹颀。据《耆献类徵》卷一六四《陈鹏年传》记载：“车驾至江宁，驻蹕织造府。一日，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，上以其无知也，曰：‘儿知江宁有好官乎？’曰：‘知有陈鹏年。’”
- 七、“西堂”为曹寅书斋及会客室，寅于此处宴请宾朋，诗酒酬酢。（仿古制。范雎宴客于堂上。《史记》）
- 八、曹寅“命儿辈习射”于署中。（《康熙皇帝》：皇子亦习骑射。）
- 九、织造署为内务府直辖机构，皇帝南巡苏、杭、宁均驻蹕于织造府。

十、高子安《机业琐记》云：“圣祖南巡，驻蹕织造署。见众机匠赴工盘辘发，圣祖笑曰：‘此呆机包子也。’”

十一、该署在乾隆十六年改为行宫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曹家生老病死、送往迎来、子女教育，特别是迎接圣驾等一切活动，均在织造府内进行。

不仅江宁织造以署为家，苏杭织造亦复如此。苏州织造有“东西两府”，“西府专设机”（《杭州府志》卷三十）。后孙文成又于东府增建“住房”，“东府”显系织造之公馆。

由于康熙南巡频繁，苏杭宁三处织造不得不扩建府署，以彰帝王威荣。杭州织造曾“购买民地，开浚城河”，“以备圣驾南巡，御舟出入”（《浙江通志》三十卷）。苏州织造亦在署左添建大量房舍（道光《苏州府志》）。

江宁织造署有一花园，经曹家数十年之经营，虽非“大观”，亦属“可观”。为适应接驾之需要，曹府曾数度予以扩建。在原有基础上改成行宫后，其中有绿静榭、听瀑轩、钓鱼台、塔影楼、判春室、彩虹桥、镜中亭等建筑物，足见署中原来之花园，已具相当规模，可供长期接驾之用，始改为行宫。在此之前，织造署早为事实上之“行宫”。《红楼梦》中明言大观园中有一“行宫”，以备元妃省亲之用。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总批云：“借省亲事写南巡。”可知，元妃省亲是假，康熙南巡是真。康熙南巡江宁，驻蹕于织造署，该署即为临时之“行宫”，乾隆改为正式之行宫，署内之花园即为小说中之“大观园”。该花园不可能具有“大观园”之规模，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，雪芹运用文学之夸张手法将署内“可观”之园加以渲染，方使“天上人间诸景备”而蔚为“大观”。芳园南北之争，历时久矣。爰就管见所及，作一客观之评析。大观园既有金陵风物，也有北国风

光，兼具西洋风格。

一、“金陵”大观园

论者多用历史信物证明大观园在金陵，兹不重述，笔者特从《红楼梦》本身挖掘大观园应在南京之明证。

（一）书中地点：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写过《石头记》的缘起之后说：“《石头记》缘起既明，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，……按那石头上书云：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有个姑苏城，城中阊门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”

曹雪芹为何如此爱“石”？请读拙词《贺新郎》：“耍青埂峰下，逞风流，争春才罢，又夺绿夏。莫笑区区一方石，借来补天不塌。眠日月，厌居华夏，顽石中数君最雅。枉断肠，那无知车马，不怜惜，恣情踏。宁为玉碎不须悔，大观园、掌上玩物，又何足贵？尘土红楼金作马，何如青山卧翠？但愿此身成诗瑞，与醇墨厮磨共醉，长伴花花鸟鸟岁岁。任誉毁，自进退。曹雪芹生于六朝金粉之地——金陵十三载，

“能不忆江南”？其舅李煦时任苏州织造，故李曹二府，过从甚密，雪芹因此“有缘识得姑苏面，花花鸟鸟总关情”。彼对江南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，均寄予无限深情，是以特借苏式园林微抹书中大观园，并选维扬孤女为书中的主人，甚至给贾琏娶个“南京辣子”王熙凤作媳妇。

偌大《红楼梦》，说的究竟是天“南”，还是地“北”？这里只是一孔之见，借此以飨读者。

（1）黛玉“上了轿，进了城，从纱窗中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华，人烟之阜盛，自非别处可比”，岂不正是敦敏